“日支合办语”所见近代汉日语的词汇句法接触

于欣池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100871

【摘要】中谷鹿二的“日支合办语”材料是考察二十世纪前半叶汉语、日语语言接触的重要材料。本文通过引入陈保亚修订的核心词表研究词汇接触，通过对比日支合办语、汉日语句法研究句法接触。本文发现，在词汇上，当时出现了汉日语的双向接触；而在句法上，存在一些以日语句法为基底的现象，在接触中也出现了与汉日语句法不尽相同的一些新现象，一些汉语词汇被借用入句法表达中。

【关键词】日支合办语；中谷鹿二；语言接触；协和语

Lexical and syntactic contact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in early 20th century:

analyzing *Nisshigōbengo*

YU Xinchí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Nisshigōbengo*, recorded by Natakani Shikaji, is an important material for analyzing the language contact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in early 20th century. In our article, lexical contact is studied by the revised word list of Swadesh by Chen Baoya, and syntactic contact is studied by comparing *Nisshigōbengo* with Chinese and Japanese. A two-way contact in lexicon is observed. In terms of syntax, there is some phenomena with a substrate of Japanese syntax, while existing some new phenomena different from both Chinese and Japanese. Some Chinese words are borrowed in forming syntax.

Key words: *Nisshigōbengo*, Natakani Shikaji, language contact, Kyōwa-go

二十世纪初前后开始，随着日本在所谓“满洲”地区（今中国东北地区）及中

国其他地区的战争、商业和殖民活动的进行，汉语和日语的语言接触也随之展开，其中东北地区的接触相对较为频繁密切。1905 年日俄战争后，日本“租借”“关东州”（今旅大地区），并在 1932 年炮制伪满洲国，许多日本人来到东北从事殖民活动；长期以来，日本还通过满铁等官方背景的机构不断向东北各地输送移民、投资参与移民机构的运营；日本还以“开拓团”等形式不断动员国策移民，特别是农业移民[1]。在这一形势下，许多日本人来到中国东北工作、生活。虽然日本方面一直持有很强的殖民心态和歧视心理，但他们仍然免不了在生活中与中国人民交流、接触。不仅学校内教授着日语[2]，生活中的语言接触也随之展开。

一、“协和语研究”的新阶段

遍览此前的中日文献，多数都将二十世纪前半叶汉日语在东北接触的研究称作“协和语研究”。但笔者在这里想要指出，在语言学的立场上使用“协和语”这一称呼或许是具有误导性的，不利于研究的深化，将这一阶段的语言现象纳入“语言接触”的更广框架下，也许更有利于研究的深入和学术意义的发掘。笔者持此愚论，主要原因如下：“协和语”一词来源不明确，具体指何时何地、书面或是口语，也不清楚。樱井隆在其 2015 年《戦時下のピジン中国語》（《战时的洋泾浜汉语》）一书中对“协和语”的早期用例进行了考察，并认为“协和语”所指，包括洋泾浜汉语、日本人的误用、含有日本要素的汉语[3]124。但“洋泾浜汉语”，究竟是指书面还是口语、时间在伪满“建国”前后、包括所有侵华日军使用的洋泾浜汉语还是只包括东北地区，都不够清楚。“日本人的误用”到了什么程度，才是“洋泾浜汉语”；“日本的汉字语”（从日语来的借词）在什么程度上是“误用”，都没有很明确的分野，而且对于这样一个动态的、并没有订立语言规范的语言接触过程[4]，进行明确的分野似乎也无必要。樱井氏的著作对“协和语”与洋泾浜汉语的微妙之处进行了努力区别，并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使用者下的称呼（如日支合办语、日满合办语、沿线满语等）进行了详细考证和辨析。我们固然应当了解这些概念的演进和分别，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意识到，这些概念的出现都是为了描述同一个现象，即当时发生在东北及中国其他地区的、日语和汉语的语言接触，

樱井氏也认为我们应当依据语言资料的共通性将这些都归为“战时洋泾浜汉语”[3]408,但不同的材料中洋泾浜程度又有所不同,这种术语使用仍然会带来分类上的困难。而语言接触的思路能帮助我们跳出分类学的桎梏,将更多的研究精力放到语言接触这一历时的、动态的过程上来。本文中为行文方便,并不区分“协和语研究”和“二十世纪初的汉日语言接触研究”的使用。

早期的“协和语研究”多着手描述性地总结语言特点,这一方面的研究可追溯到1990年王文襄与缙瑞隆的《殖民语文政策的怪胎——简论伪满“协和语”》[5],而较为系统的研究可以认为自张守祥2011年的《「満州国」における言語接触:新資料に見られる言語接触の実態》(《在“满洲国”的语言接触:新资料中所见语言接触的实态》)始。张氏从战时明信片等资料出发,归纳了(1)词语借用;(2)音韵特征;(3)以人称代词为中心的“デー”(“的”)的扩大化使用;(4)作为助动词的“アル”;(5)助词、准体动词、形式名词等的省略这五点特征[6]。2014年于湘泳和张守祥的《日伪时期的“协和语”新考》[7]与宫雪的《“协和语”研究》[8]除此之外又进一步探讨了协和语的语序问题,而到了《东北沦陷时期的汉日语言接触研究》则更进一步进入了语言类型学的研究[9]。而对句法接触的研究、对句法特征的较系统总结则似乎是从四宫爱子2017年的《「日支合辦語」の研究》(《“日支合办语”的研究》)[10]正式开始。从语言学上来看,对这一时期的汉日语接触进行系统的词汇、句法接触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汉日语的接触在语言学上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世界的克里奥尔语(creole)和洋泾浜语(皮钦语, pidgin)研究多着重印欧语系语言与前殖民地的语言接触,而较少涉及汉藏语系语言以及日语(系属存在争议)。印欧语系语言多为屈折语,而汉语和日语,作为孤立语和黏着语,研究它们的接触状况对于补充丰富语言接触的理论也是很有意义的。有关这一点,樱井氏也曾在其著作中有所阐明[3]454。而正如前文所述,目前的研究多是描述性,近年来研究者刚刚进入类型学和句法学研究,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领域会产出许多具有很强理论语言学意义的结果。

二、可利用的新材料

在协和语研究领域，许多研究常常面临材料、用例有限的问题，因此许多新的研究离不开对新材料的发现和解读。从四宫爱子开始对句法接触的详细研究则离不开中谷鹿二的资料。中谷鹿二其人推定出生于 1895 年前后，曾在善邻书院学习汉语，毕业后在青岛担任陆军翻译。退伍后，中谷在大连居住，曾著有多部汉语相关著作，并创办了汉语学习杂志《善邻》[3]458[11]。而中谷鹿二 1925 年以中谷萤光生的笔名于《满洲日日新闻》（2 月 11 日-3 月 28 日）上刊载的《正しき支那語の話し方と日支合弁語の解剖》（《说汉语的正确方法与对日支合办语的解剖》，下称资料 1）与中谷氏 1926 年由大连满书堂书店出版的《日支合弁語から正しき支那語へ》（《从日支合办语到正确的汉语》，下称资料 2）则成为了重要的研究资料。而更可喜的是，这两份资料的大部分作为樱井氏著作的附录于 2015 年公开出版[3]458-550，给研究者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从内容上看，后一份材料或许是由第一份稍加修订而来的。需要注意的是，两份材料有所区别，但不宜认为某份资料更可靠（因为对语言的记录越临场越真实，并不因修订而更加可靠），因此在研究中我们应当两者兼顾。

可以基本确定的是，两份资料中的例句反映了真实的语言使用情况。在两份资料之前，中谷氏都写了相似的一段话，“这种滑稽的语言，不仅在大连市内随处可见，在中国无论去到哪个有日本人居住的地方，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都猛烈地使用这种语言。这是一种不自然的语言，换言之是一种国籍不明的语言。”（见资料 1）中谷氏对这种语言接触深恶痛绝，他在此后也不断呼吁尽快消除这种“合办”的、没有国籍的语言[11]。而这两份资料的写作动因之一即是纠正“错误”的日支合办语，帮助读者掌握正确的汉语，如资料 2 中，“请一定以本书为基础，从日支合办语转移到正确的汉语”。综上所述，中谷氏记录的应当是现实生活中的语言使用情况，应当是其在大连的生活所见所闻为中心，或许还包括他在青岛及其他中国城市的经验。正如宫雪和尚侠所言，中谷的材料是一种现实研究，其具有的语言生态的泥土感和可信程度，都是后人研究中不可能出现的[11]。

中谷鹿二氏的资料，不一定记录了多少正式的语言使用，但它描述的是现实情况下语言接触中的语言误用，这一点是确实的。因此笔者在前文才对“协和语研究”与语言接触研究作了一些澄清。有人或许会动摇这些资料是否可以用于“协

和语研究”（这取决于对“协和语”这一概念的定义），但这份资料可以用于语言接触的研究，这一点是相对清楚的。正如今天在语言接触与二语习得研究中，二语者的“错误”对研究十分重要一样，中谷氏资料中记录的“错误”也可以从这个意义上为我们所用。但同时我们 also 需要注意，中谷氏的资料只记录了日支合办语相对汉语来说使用“错误”的情况，因此反映的也不是当时语言使用的全貌。

三、汉日语言接触中的词汇接触

在协和语研究中要回答的语言接触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这种接触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如果是双向的，哪个方向更加处于主要支配地位？比如在汉语和傣语的语言接触研究中，根据语言接触的方向和程度，我们可以看到汉语、汉傣语、傣汉语到傣语的不同情况[12]10。在词汇接触领域，我们要探讨的就是词汇接触的方向和词汇接触的程度。对于这一问题，日本一桥大学的学者安田敏朗曾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协和语是“用日语或汉语音读的，流入汉语的日语汉字词汇或固有词汇”[13]。究竟是否如此呢？一个很好的词汇接触判断标准就是陈保亚先生修订的 Swadesh 的 200 词两阶核心词表[14]。这一核心词表中的词可以认为是各语言中相对稳定的词汇，可以用来研究语言间词汇的借用情况。其中前 100 核心词（第一阶）可以认为比后 100 核心词（第二阶）更稳定一些。

我们对资料 1 与资料 2 中涉及的汉语、日语来源的词汇进行统计。对于中日汉字同形的情况，我们依据其上以假名表记的读音进行区分。资料 1 与资料 2 使用的核心词汇一致。其中汉语来源的一阶词汇共 20 个（這/這個、大、小、那、好、你呀/你的、知道、一/一個、死了、甚麼、說話、來/來々、小孩、看々、給、火、通同、太陽、兩，用于“兩個”、“兩天”、姑娘）；日语来源的一阶词汇共 10 个（玉子、石、進上、水、飯々、白い、寒い寒い、熱い熱いの、魚、新しい）；汉语来源的二阶词汇共 6 个（老頭兒、な一べん/那べん，即“哪邊”、三、他的、洗々、這べん，即“這邊”）；日语来源的二阶词汇共 5 个（少々、三、奥さん、悪い、遠い）。可以看到，其中既有汉语来源的词，也有日语来源的词，还有一些核心词很难说是汉语还是日语来源（如“大大的”）。这些词既有用汉语音读的，

如“姑娘”、“太阳”；又有用日语音读的，如“魚”、“石”、“玉子”。来自汉语、日语的词汇都有，因为材料有限，还暂不能判断是汉语来源词汇多还是日语来源词汇更多。而且这些语言的使用者既包括中国人也包括日本人（依据中谷氏在资料 1 中所言，“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都猛烈地使用这种语言”），因此说它是“流入汉语”或流入日语也是不确切的。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回答本部分开始时提出的几个问题：从词汇上看，当时汉日语的接触应当是双向的，但暂时不能确定哪种语言处于支配地位。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安田氏的观点对于语言接触的整个图景来说是不全面的，这或许与他认为协和语就是小部分书面语有关。

四、汉日语言接触中的句法接触

我们继续第三部分讨论的、有关语言接触的基本问题：这种接触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如果是双向的，哪个方向更加处于主要支配地位？在句法接触方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总结日支合办语的句法特点上，更应该采取语言学中的比较思想，进一步探究这些句法特点与汉、日语语言特征和类型之间的关系。在本部分中，我们将在资料 1 中找到日支合办语的几个句法特点（并不是全部特点），并试图从对比的角度分析这些特点与汉、日语句法的关系，从而回答这些基本问题。

1. 假设复句可用连词“的”，因果复句可无连词

在资料 1 中的 10 个表示假设关系的复句中，有 8 个复句在主从句间有“的”，1 个复句直接使用的日语，而另一个“慢々の水通同没有了，顶好的扫々”（原文中的汉语翻译：等着干了，好々儿的刷一刷）似乎也不是很强的假设关系，而趋向于顺承。而表示因果关系的 30 个复句用例中，除去 6 个直接用日语表达的情况，有 4 例以“的”连接主从句，仍有 20 例主从句之间没有字词连接。

首先，我们对这 8 例假设复句进行分析（为阅读方便，基本都录入为当今汉日语通用字形）：

用例	对应汉语（依原文献）	对应日语（原文献没有的为笔者自	对应的复句连接
----	------------	-----------------	---------

		译，已加括号)	
交换没有的钱的给好。	你不换就把钱给我。	(換えなければ、お金を返せ。)	(ば)
你的撒谎的三ピン進上ぞ。	你若撒谎，打你。	貴さま嘘を吐くと張飛ばすぞ。	と
你的饭々完了的，这个的他的房子拿去。	你吃完了饭，就把这个送到/拿到他家去。	お前飯が済んだらこれを彼の家に持っていけ。	たら
我的今天外边去，朋友来々の我的三点钟的回来说话。	我今天要出去，若是朋友来了，你告诉他我三点钟回来。	私今日外出するが、もし友人が来たら私三時に歸りますと云へ。	たら
明天的你的快々の起来，你起来的我的起来说话。	明天你早起来，你一起来就叫我起来罢。	明日お前早く起きろ、お前起きたら私を起こせ。	たら
我的負ける的买卖没有。	少了我不卖。	負けては賣りません。	ては
坏了有的钱的不要。	若是烂了不要钱。	腐ってるたら金はいりません。	たら
坏了有的交换々々。	若是烂了可以换々。	腐ってるたら交換へます。	たら

可以看到，有“的”的部分对应的是动词变成接续，且有表示假说（仮説）的条件接续词（条件接続辞）。这 8 个用例都是表假说的条件句用法，其中前后件均为假说。而因果复句可以没有“的”连接，如“我的今天朋友房子去，你的小小心的房子看々”（原文中的汉语翻译：我今天找朋友去，你得小心砍价；原文中的日语翻译：私は今日友人を訪問に行くから、お前は氣をつけて留守番せよ）。因果复句中无“的”的位置对应的是动词保持终止形，且有表示因果的接续词。假设用例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际使用中的情况（这一点需要更多语言材料

确证), 对比假设复句和因果复句的情况, 我们可以猜测, 是假设复句中日语动词变形的需要使得使用者倾向于使用“的”, 而在因果复句中反之。也就是说, 很可能是底层的日语句法使得日支合办语的使用者呈现出这样的句法使用倾向。

2. “有”、“没有”和“不是”的用法

在资料 1 中, 含“有”的用例 20 次, “没有”的用例 25 次, “不是”的用例 11 次。不知是因为均被正确使用还是在日支合办语中未被使用或其他原因, 其中未收录一句含有“是”(而非“不是”)的例句。

(1) “有”的用法

“有”体现的用法主要有两种, (1) 类似日语句法, 表示名词的存在(肯定)。这一语义共 5 例, 如“他的姑娘的朋友大々有”、“钱有”、“玉子有”、“水有”、“豆腐有”; (2) 位于动词后, 表示动词的“完成”、“过去”。这一语义共 14 例。关于这两种用法的区别, 四宫氏的文章已有说明, 且指出第二种用法可能是受到了日语动词语尾活用的影响[9]。笔者在本文中将进一步分析两种用法, 并给出第三种用法, 以指出此时已经出现了更复杂的汉日句法接触。

用法(1)的底层是日语存在句, 只是以汉语“有”替代“ある”及其变形。我们进一步分析用法(2), 14 例总结起来, 主要是“坏了有”(3 例)、“歸る(歸る)有”(3 例)、“死了(死了)有”(2 例)、“来々有”(2 例)、“三ピン進上有”(1 例)、“看々有”(1 例)、“回来有”(1 例)、“睡觉有”(1 例)。这里的“有”大部分表示过去和完成, 但也并不一定带有“过去”或“完成”的语义: “睡觉有”表示“(表针)站住了”, 表示的是现在的状态; “火快々の死了”表示的是“火快要灭了”(对应日语: 火が消えさうだ), 并不具有“完成”的语义。总体上, 我们可以说用法

(2)的底层是日语的过去形变形, 将日语的“动词词根+た变“转换为汉语的”动词+有”, 是一种从黏着语到孤立语的变化。但在用法(2)中我们也发现了两个例子, 并不能完全用这一思路解释。如何解释这种情况呢? 我们还能找到另一个用例, “今日お客さん来々有的, 你的房子顶好に掃々しろ。”虽然本句中“有”放在了动词之后, 但显然不具有“完成”或“过去”的语义, 依照用法(1)的情况, 仅仅需要“お客さん有”即可表示“来客がある”(含“ある”的肯定存在句)/“有客”的语义。而这样的句法, 显然可以理解为受汉语句法“有客”中

“有”的影响，或可以理解为“有”出现了泛化为肯定句句尾标记的迹象。如果我们把这一句法理解为“有”出现了泛化为肯定句句尾标记的迹象（用法（3）），也可以解释以用法（2）并不能完全解释的两例。而用法（3）的出现，则说明此时的语言接触已经不仅仅包含从日语到汉语的直接对应“翻译”，比单纯套用日语句法结构更复杂的句法接触已经展开。

（2）“没有”的用法

“没有”体现的句法主要有两种，（1）位于名词、代词性成分后，表示存在句的否定。这一用法共 4 例，如“甚么甚么没有”、“还少々の顶好的没有か”；（2）位于动词后，表示对动词的“否定”。这一用法共 20 例。还有一例，“多々没有”用法不明。

我们用法（2）深入探究。从用例来看，同样的“动词+没有”的形式，在汉语和日语中的对应都没有很明晰的规律。这种搭配既可以表示对现在状态的否定（如“坏了没有”），还可以表示对将来（可能情况）的否定（如“买卖没有”表示“（以后）不买了”）；既可以对应日语非过去形的否定形（如“扫々没有”），还可以对应进行形（如“坏了没有”），更有在日语中通常不用动词变形表达的情况（如“干活计没有”）。日支合办语中的同样形式对应着汉语、日语中的多种句法形式，这似乎说明“日支合办语”的这一用法既不是对日语句法的生搬硬套，也不是对汉语的生搬硬套。在句法接触的过程中，已经产生了一些新的使用情况。总结起来，“动词+没有”的用法只有“表示否定”一个语义是可以确定的，可能是因为发生了句法的简并，其他的语义多是根据上下文推断的。

（3）“不是”的用法

“不是”的 10 例均表示对事件的否定。“不是”均位于句尾，表示对整个命题的否定，如“你的我的朋友不是”、“他的去的不是”。日语均对应“ではない”。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以日语句法为基础，在语义上作简单直译的用法。

3. “好”在句尾泛化为祈使、命令、商谈等语义的标志

8 个用例分别是“这个的坏了你的快々の干活计好”、“两毛钱太贵ぢやないか、一毛钱負ける好”、“坏了没有你的一个饭々好”、“もう少々飯々好”、“快々の飯々干活计好”、“你的に这个進上するから顶好洗々して衣裳干活好”、“这个大々

新しい、さしみ飯々顶好”、“三毛钱進上好”。从语义上看，可以表示命令、劝说、推荐、商谈。

根据中谷氏给出的翻译，同样的“句+好/顶好”的结构，对应汉语“……罢（吧）”和“……很好”的句法结构与日语中“V せ”、“（敬语）なさい”、“V+よ”、“V ろ”、“句といい”、“N 下さい”等多种句法。可以看到，“日支合办语”的这种语言现象与日汉句法均没有很好的对应。这应当是基于语义相似的归并，该新句法的实词性成分来源于汉语、日语同义句法中唯一的实词性成分（“好”对应“很好”和“いい（好い）”）。

回到本部分初关于语言接触的基本问题。根据以上对句法接触的分析，我们可以说存在一些以日语句法为基底的现象，在接触中也出现了与汉日语句法不尽相同的一些新现象。一些汉语词汇被借用入句法表达中。

五、结语

本文旨在通过对陈保亚修订的 Swadesh 二百词表的引入和对句法接触的分析旨在将词汇接触、句法接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协和语研究，从而为协和语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新思路、新方法。在这种语言接触中，可能有（中国各地当时的）汉语口语/书面语、日语口语/书面语、满语等多方因素的相互作用。所以为了做更扎实的进一步研究，必须还要掌握当时这些语言在中国的整体存在图景。

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时刻铭记，这种语言接触的背后是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和殖民侵略。这就使得这种语言接触天然带有极其严重的不平等色彩，中国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也不能获得平等交流的权利，中国人民遭到了多方面的不公正对待[15]。对当时的语言接触进行研究，能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当时社会的状态，从而让我们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真面目有更深刻的认识，铭记历史，警钟长鸣。

参考文献

[1] 李莹.日本移民侵略与东北殖民地化[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3(04):43-45.

- [2] 吕欧.“大东亚共荣圈”构想与伪满时期言语政策——关于伪满时期初级日语教科书的考察[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8,37(09):66-70.
- [3] 桜井隆. 戦時下のピジン中国語—「協和語」「兵隊支那語」など— [M]. 東京: 三元社, 2015.
- [4] 宫雪,尚侠.殖民文化视角下的“协和语”认识[J].外国问题研究,2013(02):3-9.
- [5] 王文襄,缙瑞隆.殖民语文政策的怪胎——简论伪满“协和语”[J].汉字文化,1990(02):13-16.
- [6] 张守祥.「満州国」における言語接触: 新資料に見られる言語接触の実態[J].人文,2011(10):51-68.
- [7] 于湘泳,张守祥.日伪时期的“协和语”新考[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4(06):107-110.
- [8] 宫雪.“协和语”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4.
- [9] 于湘泳,董海礁,王珏.东北沦陷时期的汉日语言接触研究[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36(03):191-193.
- [10] 四宮愛子.「日支合辦語」の研究[J].文化交渉: Journal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ast Asian Cultures: 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院生論集,2017(7):59-78.
- [11] 宫雪,尚侠.中谷鹿二的协和语观[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5):142-147.
- [12] 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 [M].北京: 语文出版社.1996.
- [13] 安田敏朗.「王道楽土」と諸言語の地位—「満州国」の言語政策・試論—[J]. アジア研究,1996, 42(02): 29-62.
- [14] 陈保亚.从核心词分布看汉语和侗台语的语源关系[J].民族语文,1995(05):20-32.
- [15] 高乐才,高成龙.论伪满洲国民族差别待遇的经济政策[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1,30(03):49-53.